

“寻访老兵 致敬英雄”公益行动

何宝藏的“宝藏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 本报通讯员 刘艳宇

锈迹斑驳的纪念章、纸页枯黄的军功证书……这些“上了年纪”的物件,是黄骅市羊二庄镇何小庄村民何宝藏珍藏了大半生的“宝贝”。在他看来,这些物件甚至比生命还重要。

纪念章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?近日,记者走进91岁老兵何宝藏的家,聆听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,以及一枚枚纪念章背后的故事。



数次困境 死里逃生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,伴随着胜利的号角,何宝藏参军入伍,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

“由于我有一些文化基础,入伍后,一直做文教和宣传工作。”在随后的训练里,他不但掌握了更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,还学习了作战技能。

1951年6月,朝鲜战场已经硝烟弥漫,何宝藏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67军某连奉命入

朝。

“刚入朝时,并没有遭遇太多阻力,但随着部队向战场不断挺进,遭遇的空中轰炸越来越频繁。”他说,部队白天隐蔽,晚上行军,战士们不能点火把,汽车不能开车灯,只能摸黑前进。

不久,何宝藏被调到了后勤连队,负责物资的供应运输。那时,物资运输设备在美国空军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,多

数物资只能靠人工搬运。为了保障前线的供给,他和战友要翻越一座座山送达前线。但人工运输也常常令他们陷入险境。

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何宝藏在进行途中被美军飞机发现,飞机的轰鸣声、密集的枪弹声瞬间在他的头顶上空响起。

“快!寻找掩护物躲起来。”一声令下,他与战友们冲进一片丛林,四散开来。在密林深处,他发现了一块巨

石,迅速将地上的树枝和树叶盖在身上,蜷缩在巨石后面。那一晚,他牵着两匹战马彻夜未眠。

“当时的枪弹如下雨一般向地上砸来,差点丢了命。”何宝藏激动地说,爆炸的弹坑大约有2米多深、4米多宽,离自己躲藏的巨石不远。

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,他已经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,幸运的是,每次都死里逃生。

夏季反击战役。何宝藏所在的67军一阶段作战6次,歼敌1795人,推进阵地1.5平方公里。二阶段激战46小时歼灭韩军第21团攻占全部阵地。战后,中朝联合司令部通报表扬“67军反击座首洞南山阵地打得好”。

“我当时是后勤兵,在这几次战役中,负责为前方提供物资保障。战事吃紧,运输战

线长,运输车辆损失很大,前线物资供给很困难,我们就背着炸药和子弹一趟趟地往前线运。”

1953年7月,敌我双方签订停战协议。

“停战的那一刻实在太高兴了,我们把所有房间都点上蜡烛,防空洞门口的遮光布也掀起来,终于不再害怕暴露目标了!”老人说。

一样的明月,一样的繁星,只是已经天人永隔……

如今,何宝藏与儿子一起生活,虽已91岁高龄,但精神矍铄,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。每天看报纸看新闻,关注国家大事。

血与火中 更加坚强

何宝藏回忆,1951年10月中旬,联合国军发起秋季攻势,67军坚守的朝鲜中线金城地区遭遇敌军的凶猛攻击。10月13日,美军动用4个师,正面对发起猛攻,坦克、榴弹炮、飞机齐出动,一天之内数万发炮弹砸在我军阵地上。经过三昼夜的艰苦鏖战,美军只突破了我军防线两公里。此后美军改全线突击为逐次重点攻击,

集中空、炮、坦火力反复杀伤志愿军守军,步步推进。

“残酷的战斗日日延续,给后勤保障工作造成更大的压力。这次战斗持续了11天,我军牢牢地守住了阵地,共杀伤美韩军2.3万余人,击毁坦克39辆。我虽然没有亲手杀敌,但打了胜仗也令我十分振奋。”他说。

1953年5月,志愿军发起

昔日战友 一生难忘

1954年9月,上级安排何宝藏从朝鲜归国,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许多战友却永远地留在了朝鲜。

1957年,何宝藏退伍后回到老家黄骅市羊二庄镇何小庄,过着普通农人的生活。

这么多年来,他总忘不了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们。他说,自己最初所在的连队共一百多人,回国时仅剩30来人,那些战友的英魂留在了朝鲜,留在了异国他乡,很让人伤感。

收藏泥模 留住记忆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留住记忆的方式有很多种,对王志安而言,收藏泥模子是令他最着迷的一种。

运河区62岁的王志安,是泥模子的收藏爱好者。20多年的时间里,他积攒了近2000个泥模子。

他说,泥模子不仅造型精美,还承载了他的童年记忆。每每把玩观赏,浮躁的心便瞬间沉静下来。

挥之不去的记忆

王志安的工作室坐落在市区中心商业圈附近的写字楼里,与临街川流不息的热闹相比,这里要安静得多。

房门打开,工作室一侧的柜子里整齐摆放着各种样式的泥模子。每个泥模子直径大约5至7厘米,三四毫米厚,正面是凹下去的图案。雕刻精美的花朵、灵动可爱的金鱼、手持金箍棒的孙悟空、舞动刀剑的武者……当他从柜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形状奇特的泥模子时,记者忍不住惊叹,小小的泥模花样竟如此丰富。

王志安与泥模子结缘和他的童年有关。他出生在吴桥县何庄乡经历王园子村,祖父家就是当地有名的望族。在他的记忆里,王家人世代经商,家境殷实。文玩摆设、古色古香的家具耳濡目染着儿时的王志

安,以至于长大后,这份情结常常令他魂牵梦绕。

“经常梦到在爷爷家的宅子里面跑,青砖瓦房里尽是石雕、木刻的家具摆设。”他说。

一次出差,工作结束后他去当地的旧货市场闲逛,无意中邂逅了泥模子,便将它们买回家中收藏起来。

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王志安像着魔一般爱上了收藏泥模子。

童年玩具成藏品

“现在提起泥模子,不仅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,恐怕连农村里的孩子十有八九也不一定知道了。”王志安笑着说,泥模子,是用泥巴印制各种图案的儿童玩具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受小朋友的喜爱,男孩子更是情有独钟。

他回忆,小时候,有个大爷每天推着小车,走村串巷,一边走一边叫卖“洋娃娃、泥蛋哨子,废旧烂铁换印模子”。小推车用铁丝编织成网状罩子,里面有小孩儿们玩的泥模、泥娃娃、泥口哨,小学生用的铅笔、小刀、橡皮、写字本、铅笔盒,还有老大娘用的针头线脑等等。小朋友最喜欢,买的最多的还是泥模子。

“回到家后,就去附近的



河边挖泥,把泥轻轻地按压进模子当中,再翻过来小心地磕出,一个神情毕肖的印画就做出来了。”儿时的童趣在王志安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每一件都有故事

“时代变了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日子越来越好的同时,许多老物件、旧场景却渐渐消失了。”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王志安对此感触颇深,他走街串巷,没事就跑旧货市场,试图留住童年美好的回忆。

后来有了车,他又跑到山东、天津、山西,把各式各样的泥模子载回家。他觉得,一看到泥模子就会有种莫名的亲切感,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

收藏的泥模子越来越多,从几个到了上千个。为了保护这些藏品,他专门腾出家的一间屋子精心整理摆放。

“战友们在艰苦的环境里抛头洒血,换来如今国家的繁荣安定,换来千千万万个家庭幸福安宁,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。我想告诉他们,安息吧亲爱的战友们,你们永垂不朽!”说着,老人泪眼婆娑。

家乡的土地

高宝松

我的家乡——沧县大白塚村,土地多,在附近是众所周知的,土地盐碱,没有树木,也是出了名的。村庄周围都是大开洼,最近的村也相距五六公里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了一个笑话:一只知了想飞到白塚去,半路上飞累了想歇一歇,结果没找到一棵树落脚。最后,趴到荆条墩底下哭了一通。虽然只是个笑话,可自从这个笑话传开,周围四里八庄的大姑娘谁也不愿意嫁过来了。当然,不是因为找不到树了,而是看到种不完的地、受不完的累,不愿意来了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白塚人,这片土地承载了我成长的经历和深切的感受,让我永远留恋。

第一洼 东洼地

东洼地是最盐碱的,生长着成片的黄菜和碱蓬。黄菜和碱蓬地是最耐盐碱的植物,嫩绿的时候都可以食用,还有促进新陈代谢和减肥的功效。待到秋凉的时候,它们就会由绿转红、由浅变深,最后满洼地火红成一片,像极了大红的地毯,甚为壮观。

我是真心地感谢这块土地的贡献,因为每天的打猪菜都是向她索取的。那时候,小孩子也要帮家里干活,最主要的活儿就是喂猪。现在的孩子们是不干这样的活儿了,我们那时候可是干劲十足,因为年底是要用猪来换取新鞋新衣服的。

这片土地,人们多是种一些向日葵一类的耐碱作物,哪里适宜就在那里种,花点点的,既不成片,也不成形状,倒像是给一幅画做些点缀一样。

我最喜欢和大人们去那里干活,因为那里有很多座大盐台子可以玩。

盐台子是老辈人晒盐留下的,当时的人们挖池子,放水,然后刮碱土溶于水,依靠太阳的热力蒸发水分,待盐结晶而出。这样得到的盐,杂质多,味苦,人们称作“小苦盐”。家乡人就是这样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,一代代生活过来的。

现在,晒苦盐早已成为历史,多年的雨水冲刷,台子已经非常平缓。台子上寸草不生,平整而柔软,细小的盐粒在阳光下烁烁闪光,像无数的珠宝一样。我经常光着脚踩在上面,非常舒服,或是翻跟头,或是挖地道,玩得很开心。尤其是学骑自行车时,不管摔倒多少回,身体也不会磕出一点伤来。

那时野地里有很多小动物,有一种叫作蝎虎的,四脚爬行得很快。我经常把它捉来,然后在盐滩上摁住它的尾巴,它就会迅速地断掉尾巴逃之夭夭。我们知道这是它逃命的技巧,也不会去追逐,而是看那尾巴在原地不停地摆动,甚是新奇好玩。

其实,最让我回味的是那海葦子。在盐碱滩边成片地生长铺铺开,果实是球状浆果,大小如红豆,幼果淡绿像珍珠。随着生长,颜色由绿变黄,再由黄变橙红、紫红,完全成熟后为紫黑色。海葦子味道酸甜,土地越碱味越浓,即摘即食,非常好吃。海葦子成熟的时候,我每次回去都吃个痛快,以至于满嘴都被汁液染成了紫红色。

第二洼 南洼地

这是我们村最低洼的一片土地,丛生着水草和稗草,雨季的时候经常水流成片,淹没了田地和道路。庄稼是十年九涝。

村民们在此地种植苘麻和高粱。种植苘麻主要是为了取其茎皮,需要将苘放在水塘中,沤熟,再剥皮。苘麻的茎皮可以织麻袋、搓绳索、编麻鞋。高粱是叫作“水里站”的品种,植株四五米高,抗碱耐涝。这种作物产量低,但是作用可不小。秸秆可以扎成把子,用于村民盖房铺顶;高粱瓢可以绑笤帚,非常好用;高粱茬是很好烧的柴火,村民用它生火做饭。

因为地势低,很多雨水大的年份直到秋天的时候,地里还是水泽一片,人们只能光着脚,蹚水收割高粱,高粱秆无法运出来,就丢在地里。到了冬天,水面结了冰,冰面上东倒西歪着成片的高粱秆,在残阳西下的衬托下,犹如古战场一样惨烈壮美。

我小的时候,村旁河沟总是有水,那时候有水就有鱼。每当大雨过后,河里的草鱼崽就特别多,沿着河边成群结队地游。一次,我用自制的踢网在涵洞管接鱼,草鱼崽顺着水流流过涵洞管,就进了网兜。受水流的冲击,再也游不出去了。然后,我就用勺子将小鱼舀起来,放到水桶中。小鱼实在是太多了,一下午的时间,就盛了两桶。回家后,母亲用面粉撒在鱼上面,然后在锅里煲干,再存放起来。那年冬天,我家吃了一冬天的白菜熬小鱼,味道香极了。

说到冬天,南洼地可是小孩子们的乐园,我和小伙伴们放假就到这里来玩。我们一起在厚厚的干草甸子上追逐、河里溜冰、蹚兔子、烧荒、逮野鸡,有时还在冰面里砸出鱼来,烤着吃。

第三洼 西洼地

西洼地的面积最大,是我们村的主要产粮区,而且大多为红土地,村民以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大豆为主。因有一条长河

经过,河堤上的土质沙性好,所以村民们在上面种植的作物种类也很多,有芝麻、花生、红薯、黍子、绿豆等。

红土地子含铁量高,粘性大,易湿也易干,墒情变化快。土地过湿时粘度大,锄到地上像面团一样,有劲使不上;过干时硬度大,锄到地上像火石一样,震得胳膊发麻,都不易耕作,所以人们在西洼地干活时,经常携带着牲口的草料和人的干粮,一干就是一天,抢墒耕作。

收割完豆子,是我最兴奋的时候,我要“清剿”田鼠洞。田鼠在豆粒成熟的时候,将豆子运进洞中储存起来,以备过冬。我们辛辛苦苦劳作,它却坐享其成。鼠洞有一米多深,分为卧室、厨房、玩耍间、储藏间和厕所,过得可比我滋润。一只田鼠多的时候可以储存百八十斤大豆,如果有几只田鼠在你地里,准会叫你丰产不丰收。所以每当我挖出来大豆,消灭了田鼠,就会觉得非常高兴和过瘾。挖洞的时候,先将一把干草点燃,塞进洞口,然后向里面吹气,看有几处冒烟,那都是田鼠逃跑的“后门”,一定要堵死,随后再挖,来个“瓮中捉鳖”。

一次,我发现了一个大洞,估计是只硕鼠。按以往的经验,我会堵住它各个逃跑的洞口。挖到一米深的时候,看见一只大田鼠探出了头,我急忙用铁锹朝它的头铲去,这家伙一缩身退回了洞中。我继续沿着鼠洞向下挖掘,这只田鼠探头越来越频繁了,每次它都能机敏地躲过我的铁头。我知道距离洞底不远了,它将无路可退。正在我弯着腰用力刨着土的时候,这只大田鼠突然从洞中弹跳而出,吱吱地叫着向我眼前飞来,只差一点就咬到我的鼻子了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凶猛的老鼠,被它弄了个措手不及,吓得转身拖着铁锹就跑。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,田鼠一跳一跳地玩命地追着我跑,眼看就要咬到屁股了,我急忙丢掉铁锹,撒丫子一口气跑出去一百多米。等回头看不见田鼠了,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,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

第四洼 北洼地

北洼地碱薄,却有着大片的芦苇,它生长在水沟边,茎秆杆直,就叫芦苇;生长在地里,株矮叶尖,就叫芦草。

人们在这里种植棉花和杂交高粱,然而芦草可是让庄稼人吃尽了苦头,本来土地就贫瘠,它还赖在地里疯狂地生长,与庄稼争夺养分。你昨天刚把它铲除,今天又很快长了出来,它的根系发达,长达七八米,让你想除恶务尽,但总是事半功倍无可奈何。

你要认为芦草是这块地的狠角色,那就错了,更可恨的是牛虻。我小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这块地牛虻的演变,一开始的时候,是苍蝇大小的花翅牛虻,然后出现了蚕豆大小的大眼绿色的牛虻,再后来是一种黑色的大个牛虻。我是分不清它们的种类,只知道后来的牛虻嗜血性更大、攻击力更强,它们专吸牛马等厚皮动物的血,很少攻击人类。

牛虻就生活在芦苇洼里,基本不作迁移。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来、草叶上的露水干了后开始活动,到那时候整个的大洼都嗡嗡地作响,甚是恐怖。人们到北洼地干活,都是趁着清早,在露水干以前赶紧撤离,以避免牲畜被牛虻攻击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父亲想把活儿干完,离开得晚了一点,洼里牛虻起来了。开始的时候,我还可以用手拍打落在牛身上的牛虻,不到10分钟,成群的牛虻就围攻了上来。我急忙折了些荆条,在牛的身上轰赶着,可是这群刚被赶起来,那群又扑上来。这时牛被叮咬得不再温顺,猛烈地晃着头,呼扇着耳朵,不停地甩着尾巴,两条后腿不住地踢踏,难受极了。我看到我家的黄牛一会儿工夫,全身落满了牛虻,竟变成了一头黑牛。我伸手使劲地打了下去,一手的牛虻死尸,鲜血顺着手指往下滴。父亲说了一声:快走!牛车都没要,我们和牛就飞奔出了芦苇地。等到逃上了大道,牛虻不再追击,陆续飞回了“基地”。牛的身上已是伤痕累累,全身都是疙疙瘩瘩的大包,很多地方流着血,顺着牛毛染红一片。老牛回到家一直哆嗦着,这是我见到的最惨不忍睹的一回。

第五洼 沧东工业园

沧东工业园是2011年成立的省级开发区,她是以白塚洼地为主要开发用地的工业园区,已纳入沧州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战略。现在,已经引进了上百家企业,尤其是明珠服装特色小镇已初具规模,远近客商闻名而来络绎不绝。

以前的盐碱地焕发了她新的生机,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鳞次栉比,交通公路四通八达、宽阔平坦,草木绿化郁郁葱葱、美丽井然。

沧东工业园的建设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巨大的效益,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。白塚人告别了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落后的日子,户户都盖起了楼房别墅,家家都开上了轿车,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。

家乡的土地,流年笑掷,未来可期!